

走出文革連載 24

走出文革

救美

(接上一期)

文革期間，清華大學紅衛兵組織井岡山兵團分裂為兩派。一派以工程化學系學生蒯大富

(前排左一)為首，稱為井岡山兵團總部，俗稱“團派”。另一派以工程力學數學系學生沈如槐(前排右一)為首，

稱為井岡山兵團414總部，俗稱“414派”。兩派的人員則分別稱為“老團”和“老四”。

清華大學幾萬名師生員工中絕大部分，或因政治觀點的不同，或因個人的經歷、地位等不同，甚至因同學間關係的親疏和其他一些偶然因素而分屬兩派。在兩派發展的鼎盛期，團派號稱擁有一萬多人，而414派號稱擁有一萬八千人。

1968年4月23日，兩派學生在打了一年筆墨官司後終於兵戎相見，在美麗的清華園裏真槍實彈地打了三個月，史稱“清華百日大武鬥”。這場武鬥奪去了十多個年輕的生命，也為席卷全國的紅衛兵運動劃上了句號。

在大武鬥中，我和熱戀中的女友陳育延沒有投身於正面戰場，而是客串了一個被人稱之為英雄救美的插曲。這次客串，雖說很冒了一點生命危險，但在日後却成為一段佳話，四十多年後的今天還有人已經或打算寫入他們的書中。

然而，各人的立場不同，對這件事的解讀也就相異。紅衛兵領袖沈如槐看到的是清華兩派你死我活的鬥爭注一；大學教授曾昭奮看到的是文革對科學的褻瀆注二；而女性的感觸又使得黃肖路和杜欣欣兩位女士更關注事件的愛情

層面注三。

當我回顧這段往事時，我最大的感受卻是一種人生的體驗。倘若要給清華文革留下一點什麼真相的話，或許我因“救美”而身陷科學館黑牢的遭遇可以為清華百日大武鬥中的個人命運提供一個獨特的視角。

1968年5月中旬，我(左二)從內蒙回到已成為武鬥戰場的清華園。當我找到陳育延時，她立即告訴了我一件駭人聽聞的事：我們這一派(團派)的人活活打死了414派一個叫孫華棟的學生。我們兩人本來就反對武鬥，這件剛發生的事更使我們感到武鬥的殘忍。陳育延是團派的總部委員，但她決定寧可不要這頂烏紗帽，也不參與武鬥了。

5月19日，我們準備離開清華回家。臨走前，陳育延將一個裝有十幾本日記的書包放在我的自行車後架上。當我推着自行車和她走到大禮堂時，在我們前面有兩條路通向校門，右手一條路要經過414派占領的科學館，而左手一條路則是經過團派的據點。

我和陳育延開玩笑：“敢不敢從右面這條路走？”不料我的這句玩笑話竟使我們經歷了一場生死考驗。

當時，偌大清華園裏幾無行人。我們在右邊的路上走了沒有幾步路，就被科學館屋頂上放哨的人發現。好在武鬥初期，雙方都還沒有真槍真炮，使用的都是人類最原始的武器。屋頂上的人用大彈弓將拳頭大的石頭向我們射來，以示警告。

陳育延性格剛烈，幾塊石頭反而激怒了她，不肯接受我後退的建議。

大門口放哨的衛兵認出我是葉志江後，很是驚訝，問我有什麼

事。

我指着背在肩上的書包說我給陳育延送衣物。衛兵不知道我的真實意圖，所以很和善地對我說：“你將東西留下，我幫你交給陳育延。”我回答他：“我要親自交給陳育延。”他遲疑了一下，告訴我他要請示領導。

幾分鐘後，科學館的“衛戍司令”陳楚三出現在大門口。(《救美》一文發表後陳楚三本人多次提出異議，否認他曾在場，但在場的其他人至今無人出來證實誰是守衛口中的那個“領導”。)

這陳楚三在清華園裏也是一個大名鼎鼎的人物。父親陳潭秋是出席中共一大的十二個代表之一。1943年，陳潭秋和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一起在烏魯木齊被盛世才秘密殺害。當時，陳楚三才出生兩個月。

秦始皇暴政，老百姓揭竿而起。楚霸王項羽生逢亂世，以八千子弟兵起家，滅了秦國。據《史記項羽本紀》記載，楚南公曾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陳楚三的名字起得既有歷史的也有現實的意義。

落在這樣一個人物的手裏，也算是三生有幸了。

陳楚三問清我的來意後，推了一下架在鼻梁上的眼鏡，十分慷慨地說：“好吧，我讓你進去。”仿佛我是被準許去參觀一個閑人免進的軍事重地。

在進門前，大概是怕我有前來偵察科學館工事的意圖，陳楚三讓他的手下用一塊黑布將我的眼睛蒙上。

從這一刻起，我在黑暗之中生活了將近七十天。當我重見陽光時，眼前的樹木人物都蒼白得像曝光過度的照片。

在黑暗中，我憑感覺知道我帶到了一個大房間裏。賜坐，倒也

待之如賓。陳楚三要我將裝有衣物的書包交給他，我緊緊捂住書包說：“我要親自交給陳育延！”仿佛這個書包是我見到陳育延的通行證，萬萬丟不得。祇能見到她，讓她知道我如約來救她，知道日記已安全轉移，我也不虛此行了。

敬酒不吃吃罰酒，我祇聽到陳楚三身旁的人一聲斷喝：“他媽的，進來了還不老實！給他一個下馬威。”說時遲那時快，我被人從椅子上拉起，胸口感受到猛烈的打擊。

剎那間，我祇覺得所有的氣管、支氣管，甚至於毛細氣管都被棉花堵塞了，一點氣也喘不過來。

當我的一部分大腦在和現實發生互動時，總有另外一個超脫於現實的思維在活動。前者(現實的我)祇是後者的一個觀察對象，就像是一本正在閱讀的書或者是一部正在觀賞的電影。和現實互動的思維當然會產生很大的痛苦或快樂，而超脫於現實的思維則理智得多，而且富於想象力。

“哇，”我的第二思維立即幸災樂禍地評論：“原來胸部挨打是這種滋味。”

在當天晚上的另一次拷問中，我又體會到了頭部被打的感覺。審問我的人用棍子猛敲我的頭頂。每敲一次，我被黑布蒙住的眼睛前便會一片金光燦爛，有如無數顆金星在閃爍，壯觀而又美麗。

容不得我去細細品味這第一次打擊的味道，我的身體的各個部位便遭到六、七個人地毯式的輪番轟炸。渾身的痛楚讓我害怕起來：莫非我真的會像孫華棟一樣被活活打死？

我猜想毆打孫華棟的人的本意并非置他於死地，而是出手太重或打在了要害處，導致孫的死亡。我也相信這些毆打我的學生



本報特約作家 葉志江

並不願意我死在他們的手上。為了便于他們掌握分寸，適可而止，我有意將我的呻吟聲由高而低，以至于無聲。

這一招果然奏效，我聽見在旁邊觀戰的幾個女學生在勸說：“不要打了，他不行了。”

偉大的女性！

她們可以引發戰爭，如外國的海倫和中國的陳圓圓；她們也可以解救苦難，如天上的觀世音和人間的清華女學生們。

我被活着抬走了。

在另一個房間，我躺在地上“會見”了科學館裏第一個難友楊立人。他似乎也剛被毆打過，正在呻吟中。

這楊立人在清華文革中小有名氣。說起來，他還是楊開慧的親戚，祖父和青年毛澤東有過交往。他在大字報上署名“金戈鐵馬”，觀點也比較極端，曾經炮打共產黨中央機關刊物《紅旗》的調查員文章。我原以為他是一個豪爽型的漢子，豈料我眼前的楊立人不僅舉手投足，而且講話的聲調都非常娘娘腔。想起他自稱金戈鐵馬，不禁好笑起來。(未完待續)

南京·東京連載 24

南京·東京(二十二)



本報特約作家 鄧雷

從此以後，羅華與劉洪友在家裏與孩子們基本上用中文交流。

大女兒一竹初中考高中，作文試卷的題目是“我能為周圍的人做什麼”。她針對一些中國人在日本犯罪造成了不良影響的現實，寫道：“我作為中國人，我要向周圍的日本人道歉，為在東京的個別同胞犯下的各種違反法律的事感到汗顏，也代表他們向日本所有的受害者深表歉意。可是任何事都不能以偏概全，大部分在日中國人都是遵紀守法的，對日本人民也是友好的。我會向周圍不了解中國的人介紹中國……我回到南京，也會向中國人宣傳日本，把我親眼所見真實的日本介紹給我鄉的人們。我生在中國，生活在日本，現在在日本接受教育，我要以自己最大的力量為中日兩國結一條友好的紐帶，架一座友好橋樑……”她的這篇作文論據充分，說理清晰，不卑不亢，得到了最高分，成為該校的範文。

2008年4月7日，北京奧運火炬在法國巴黎傳遞過程中，一伙“藏獨”分子衝破重重阻攔，企圖將火炬搶走，幹擾火炬傳遞。在另外一些國家，火炬傳遞也遭到一些反華組織的幹擾與破壞。當時西方及日本社會都擔心北京奧運會出現暴力恐怖事件。兩個孩子也都特別關心此事，提心吊膽十分緊張地在家裏收看開幕實況，當看到一切順利後，兩個孩子緊緊地擁抱在一起，十分開心，慶祝北京奧運會平安順利舉行。

劉洪友說：“我是從事書法教育的，在兩國關係政治上沒有刻意去做什麼。作為一名華僑，我能做的就是維護中國人的利益，維護國

家的利益。”

《產經新聞》是日本的全国性報紙之一，日發行量達到219萬，位居全日本第6位。該報的宣傳口號是“不避諱，不窩蜂，講關鍵的報紙”，立場較為保守，一向親臺。

劉洪友是產經國際書道會的高級評審員，一次，他應邀參加在銀座舉行的國際書法展開幕式。冷餐會結束後，大家意猶未盡，長島南龍和齋藤香坡約分管產經書道會工作的產經事業管理局局長齋藤繁一起去酒吧喝酒。

長島南龍和齋藤香坡將劉洪友介紹給齋藤繁。聽說劉洪友是中國書法家，對日本書法教育做出了巨大貢獻，在日本及華人社會有較大的影響，齋藤繁趁着酒興提了個要求，請劉洪友穿針引綫，請中國大使館成為產經國際書法展的支援單位。

書法的根在中國，除了《產經新聞》、《讀賣新聞》、《朝日新聞》等日本幾家最高級別的媒體書法展，都將中國大使館拉到了後援團。沒有中國大使館支援的書法展成了《產經新聞》負責人的一塊心病。

劉洪友聽後說：“這件事我試一試，爭取辦成，靜聽佳音吧。”

劉洪友第二天找了中國大使館的文化參贊，向他匯報了這件事。張參贊說：“他們如果有這方面的想法，請《產經新聞》負責人和事務局齋藤繁局長一起到大使館來一趟吧。”

這等于大使館給了明確的答復，劉洪友很高興。得到這個指示，他馬上把原話轉達給齋藤繁。不久，《產經新聞》一位副社長和齋藤繁一起去了中國大使館。

再後來，凡是《產經新聞》舉辦的書法活動，中國大使館都派人參加。

隨後，劉洪友與《產經新聞》一起策劃了“兵馬俑”“絲綢之路”“恐龍”等中國文物日本巡展，邀請中國大使館領導和產經新聞社的一把手住田出席，雙方就這樣有了頻繁接觸的機會，關係更加融洽。

齋藤繁回憶說：“我們以前主要跟臺灣方面交往多，與中國大陸沒有接觸。

日中交流，文化超越了政治，這是事實。書法來自中國，在日本，書法是平民文化，喜歡的人比較多，我們也想得到中國方面的支持。產經與中國大使館不熟悉，與中國人也不熟悉，劉洪友的出現改變了這種現狀。劉洪友是個愛交朋友、會交朋友的人，他擅長用文化進行交流，在與他的交往中，我對中國人的看法也有了改變。”

這些年來，劉洪友組織了多場次的書法展、文物展等中日文化交流活動，他的事迹多次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人民中國》與《華文時刊》雜誌、中央電視臺以及《中文導報》、《新華僑報》、《日中新聞》、《朝日新聞》、《產經新聞》等國內外報紙、雜誌、電視上報道，再加上他交往的對象中日本人比較多，也引起了使館方面的關注。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總領事專程到劉洪友家看望，並希望他能為華僑華人做點事。後來，劉洪友加入了全日本華人華僑聯合會并任副會長。從此，他參加大使館組織的活動也多了起來。

2016年10月，劉洪友回到祖

國，回到故鄉南京，見到了老朋友、著名書法家言恭達。

言恭達是清華大學教授、博導，國家一級美術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第十一屆、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屆、第六屆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兼教育工委主任，全國友協國際藝術交流院院長。他倆都覺得通過中日書法藝術交流，能促進兩國人民關係，也能進一步促進兩國的關係向好的方面發展。言恭達教授提出在日本辦一個“仁澤無疆”中日書法名家邀請展，以青年書法家為主，讓兩國的青年通過書法交流建立友情。

中國方面，選出了王衛軍、劉洪友、仇高馳、白砥、朱敏、劉燦銘、許雄志、李遠東、李嘯、胡秋萍、黃正明、傅亞成、管峻等20位20世紀60年代出生的當今中國書壇的優秀代表。日本方面在組織實施時遇到了新情況，遴選出來的青年書法家，日本方面認為他們從認可度到影響力都不能代表日本書法界，最後不得不改用栢木富美、沖田雪苑、山本大悅、新谷泰鵬、東南光、富永青群、木本南邨、井谷五雲、古川彩苑、淺野楚舟、菅野禎心、西川桂邨、晉嶋等20位日本一流書法家的作品參展。

2017年3月27日，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五周年之際，由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中友國際藝術交流院、日中文化交流協會共同主辦的“仁澤無疆—中日書法名家邀請展”在日本京都市勸業館開幕，展出歷時五天，引起日本各界廣泛關注。(未完待續)